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哀恸有时 跳舞有时 / 走走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678-520-5

I. 哀... II. 走...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624 号

哀恸有时 跳舞有时

走 走 / 著

出版统筹 / 张旭辉

责任编辑 / 沈素敏

装帧设计 / 谢 晶

特约编辑 / 孙 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8-520-5/I·57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 摘编或复制

哀恸有时
跳舞有时

走趁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005	非典型下的双城恋
009	这个春天
021	我流产的小孩就在这个春天找到了我
031	心动
103	爱情强迫分手
107	落花流水
110	月之暗面
119	春逝
126	朝朝暮暮
134	多余的一天
145	佛光
151	黑暗里的香气
159	只爱陌生人
162	昨天今天
168	城里的月光
171	穿越时空遇见你
174	玻璃之城

录

永远的一天	177
青木瓜的滋味	181
婚外情事	188
一厢情愿	195
红茶馆	198
爱情对健康有害	201
爱在半途而废	205
暗香留人	208
左右手	219
记忆的花园	222
无奈是女人	226
你的背包	229
单人房双人床	234
呼吸	237
很秀很瘦的兽	241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244



非典型下的双城恋

非典型下的双城恋

0123456789 | 0123456789 | 0123456789

春节长假，她去广州看望男友。掐指算来，交往年半，感情始终淡淡。她想，这不怪她。再浓烈的感情，在挤逼着热气人声的火车车厢里颠上二十三个小时五十八分，也是要被车窗上方那条窄缝里透过来的风儿分散个七七八八的。

男友倒是一如既往地高兴，接了她，说是晚上有饭局，不如同去？饭局散了，兴致还在新年的兴头里，就有人提议了，去酒吧再坐会儿？男友拿眼睛睨她，她知道他的意思，也有些日子不见了，他想早点和她单独呆着。可她不知怎的也不觉着倦，也不表态，脚下倒是加紧，跟上了前面人的步子。

快到酒吧街了，男友突然想起该买包烟应应景儿，转身走向一旁的7-11。她兀自往前走着，步子放慢了些，眼睛似看非看地浮在空气里。漫无目的晃悠着的眼睛就在这时撞上了一个人，一个戴着黄色眼镜的男人从她身边匆匆走过，他的头发炸开着，像一把刚打开的降落伞，又落到她面前。他们对视了一眼，她看到那个男人的眼睛也打了个格愣，她突然笑了笑。这笑不在脸上，是在心里，她冲自己乐呢。

男友就在这时赶上了她。

就在她已经快忘记那张脸的时候，那张脸就在她对面出现了。她听见有人喊他，酱子，她还从几句嬉笑里准确地捕捉到了以下的信息：酱子是这个酒吧的老板。她起身，从他身前走过。

等她去洗手间晃了一圈后再回来，酱子已经坐到了他们桌旁。酱子那晚一直陪他们坐到打烊。他送了他们两瓶黄酒，温在小酒精炉上烧着，烧到划根火柴能在壶口就上火儿，他就拎下壶给每个小盅里满上。后来大家都喝多了，酱子突然就伸手抬起了她的脸。她能感到男友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但酱子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干，就把手又缩回到了酒盅上。她没再看他。但在她起身要走的时候，她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酱子的耳语，

非典型下的双城恋

0123456789 | 0123456789 | 0123456789

他说，下午的酒吧更舒服，你来看看，会喜欢那光的。她在空气里点了点头。

那个假期，她没去那儿。事实上，她哪儿都没能去成。因为男友初八一上班，就给她捎回了关于一场神秘疾病的消息。她喜欢去淘碟的岗顶，人全逃回家了，据说那里的医院死了医务人员，给封了。她上街买菜，看见小杂货铺的黑板上写着：白醋，五元一瓶。后来听男友说，深圳那里都被炒到百元一瓶了，她也就倒了醋放锅里煮着。不能再去逛街了，因为空气里到处都是细菌，姑娘小伙都戴着口罩。药房门口总是有长队等着，板蓝根几年前因为一场乙肝身价倍增，如今又一次平步青云。就在她动身要离开广州回上海前一晚，打开南方都市报，她看见一条新闻，说是有人因为关门关窗熏白醋，给熏死了。而家里的醋瓶子，正好用了底朝天，她把它们统统扔进了垃圾桶。

回到上海，天蓝风清冷，好像两个世界。

她满意地深深呼吸，不知名的病毒暂时贪着那里的温暖，过不来呢。没被病毒分散的大脑重新活跃，她想起了那张跟着降落伞来到她面前的脸。一想不可收拾。

一个月后，她一时兴起，辞了职。几年来第一次在下午的大街上晃，她觉得空得发慌。

晚上九点，她已经在他的酒吧里出现。

他吻了她。依旧是那个抬她下巴颏的动作，她就被带了过去。

那一吻，胶合了她和他，她的男友，如今身份上多了一个“前”字。

她心满意足地回上海。

新的爱情来临了，旧的爱情消失了。在此期间，病毒不变地疯长，一场春雨浇开一个城市的恶之花。现在这花开到了上海地头上。

她先是不怕，和酱子的电话粥里，这病成了开胃小菜。

非典型下的双城恋

0123456789 | 0123456789 | 0123456789

后来酱子在电话那头开始咳起来了，起先压着，有时忍不住，就隔了细细电话线传到她耳膜里，震得她喉咙也一阵阵发堵。

再后来，酱子不来电话了。

她整日呆在家里看书，窗半开着透风，每天一早一晚吃昂立多邦、金施尔康，增强抵抗力。有一晚她刚关了灯就收到一条短消息，酱子发的，说想她了。

他想她了，他怎么了，她想了想，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犹豫了很久，还是关了机。但那晚，她睡了很久都没睡过去。她老想着那个吻了，根据沫沫传播的病毒，这样一个口口相传，还不一传一个准？

她吓着了，就气起酱子了。

又是半个多月过去，有一天下午，她对着窗外一片灰蒙蒙的天正发着愣，电话就响了。酱子的声音不紧不慢。是虚惊一场，怎么那段时间就咳上了呢，不过这病好像小时就有，长大已经不怎么犯了，怎么这个春天就……

说到后来，酱子笑了，酱子说，我就说嘛，我又抽烟又喝酒的，这肺早成黑色的了，可那病，听说照出来是白色的。想把黑变白，多难哪。

她不说话，只听着。

听着听着，窗外就下起了雨。

她突然就想起了前男友，真是的，这么折腾一场，何必呢。

这个春天

这 个 春 天

0123456789 | 0123456789 | 0123456789

这个春天来到的时候，张小凡突然跑到了世界外面。外面是什么呢？外面是针对里面来说的。说到世界里面，我想很多像我这样的，当然不是指那些像张小凡那样哧溜一声就溜到外面去的人，一定都很清楚。我很肯定，跑到世界外面去的不会只有张小凡一个。这当然不是我妒忌张小凡这个很可能是唯一的幸运儿，就故意把人往多里说，我也希望自己能到外面去，但是我又怕，人少了其实是件很可怕的事。比如你像往常那样，穿着睡衣就往罗森跑，老远就看见蓝蓝白白的招牌，你心头一热，越发觉得鱼豆腐的香气似乎在你呼吸的空气里氤氲。可是你一头冲进去的时候，发现店堂里空空荡荡的，明亮的灯光下连鬼影子也藏不住，往日的大妈们虽然没有什么笑脸，可好歹还有一张脸，你就有些纳闷了。你转过身走出店堂，发现其实马路上也很少人，连勤快的出租车也不见了踪影。这下你就会有点心慌了，说不上来的心慌。我就怕这个。虽然大家都说张小凡去了世界外面，可万一我去了却找不到她了，而且那边并不是那些人，而只是张小凡那一个，那我就会害怕了。我虽然不太哭，可一样会害怕，而且会比那些碰着点事儿就哭的女孩子更害怕。怕，本来就是放在心里的，再把藏着怕的那一小部分心藏到更里面的地方去，就更不容易找到了，也更不容易消灭了。

从外表上来看，张小凡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子，你不可能从她宽宽大大的男式衬衫里看出她的胸部发育得还不是很完整。我最早看到她的时候以为她是个热爱摇滚的小孩，她扎着两只曲里拐弯的小辫，穿黑色的T恤，套一件蓝黑小格子的衬衫，黑色的布裤子，这就是明亮的张小凡。明亮对于张小凡来说是一天中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是指下午三点半以后到晚上六点之间。这个时候的张小凡就穿这样的衣服。我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第一次看到她。那时我已经走得很累了，我想上厕所。这个城市什么都不缺，独独缺厕所。在我们那儿可不一样，你只要走到田里去，蹲下来

这 个 春 天

0123456789 | 0123456789 | 0123456789

就能拉屎，抬起头还能看到天空，有时会有只鸟正巧经过。肚子开始绞痛，在我快要憋不住的时候，我迅速跑进了一幢居民楼，对着一层楼梯上唯一没装防盗门的那扇门开始猛敲。张小凡探出了头。

张小凡家的厕所很漂亮。有一扇窗，装了磨砂玻璃。玻璃的表面凹凸凸凸的，我第一眼看过的时候还以为是水珠结在了上面，就伸手摸了摸。蓝色的，微微透着荧荧的紫，我觉得夜晚的天空都不会有这样梦幻的颜色。手纸非常柔软，玉米叶子没得比，而且有一点点湿气，我一口气撕下好多。我对张小凡说我喜欢她家的厕所，她就笑了，哈哈大笑。我后来抚摸她的时候也听见了这样的笑声，很响很放肆，可惜浑身上下花枝乱颤的只有她的一头蓬蓬乱的黑发。她的乳房很小，握在手里像握只小麻雀一样，颤不起来。

张小凡说她没有夜晚，虽然她很喜欢夜晚。可是因为要工作，不停地工作，她来不及看她喜欢的夜晚。张小凡的工作态度是很认真的。她每天晚上六点钟准时洗头洗澡，洗完澡后浑身抹上牛奶，在房里做五十个仰卧起坐，然后冲干净，穿上衣服。衣服总是很紧身，为了看上去更吸引人，她总是戴上一个挺得高高的胸罩，这样她的衣服就被撑得紧绷的。她拖着鞋“啪嗒啪嗒”走出门，到楼下新村里一家理发店吹头发，半个小时后上来，长发乖乖地伏在她背上，她要头发飘，头发就轻轻地在她耳边翻飞，像蝴蝶一样翩翩。然后她就坐在床上化妆，她化妆很快，因为她只突出重点。我前面说过，张小凡是长得很普通的，但是她五官没有一样是长得不好的。她的眼睛尤其漂亮，她就只涂涂抹抹她的眼睛。先在眼脸上抹一层肉色的眼影粉，再画一层深紫色的眼影，涂上睫毛膏，这样张小凡就可以算得上漂亮了。最后她会在耳边喷一点香水。我不知道这香水叫什么，因为她和我都不会念那上面的英文。她用香水时是怀着感激的心情的，她告诉我他们都很好，不仅让她检查，而且还让她检

查得很彻底，还担心她不能继续她的检查工作，就给她钱，还送她小玩意。她说着摇了摇手里的香水瓶。黄色的香水晃了晃，晃出一种花香。张小凡从来不让我去等她下班，她说这工作需要耐心，她怕我等不及。每次她袅袅亭亭地出门去，总在我额头上“叭”地亲一下。我就在她房里呆着，有时呆着呆着就睡着了。醒过来发现流了一枕的哈喇子，一想到张小凡香喷喷的脸会贴在这上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比把内裤弄得精湿还不好意思。我的内裤通常是干净的，因为我还没遇上我愿意和他做爱的男人，就不会沾上粘粘乎乎的脏东西。但是我也有底下“呼”一热，一股暖流泻下的时候，通常那时候我在抚摸张小凡或者是轮到她来抚摸我，要不就是在我一个人看毛片的时候。我看毛片是很有选择的，我不喜欢看最常见的美国式性交，一男一女，客气几句开始干，一拉一送的，我几乎听得见“噗噗噗”的声音，像是一本教材。我喜欢看日本式的，小小的女孩子，有着明显的受虐倾向，还没发育完全的身体被粗鲁地一把打开。张小凡是知道我的喜好的，她什么都不说。她就是这样，老是忽视我的心理。这一点我很不满意。不过我从来都没告诉过她，我想她是不会知道的。这就是我的优点，我从来不告诉别人真相，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真相。我们工厂里就有一位老大姐，对我的生活很关心，因为只有我愿意听她唠叨她女儿的不肖且脸上还备好了各种表情。她于是把我当成了贴心人，常常带些好吃的来，那些菜味道也确实好。我面对她的好意很感动，就决定一辈子都不告诉她其实她每次穿白衬衣时戴个黑胸罩简直丑死了，她穿的袜子太厚不适宜穿高跟鞋，等等等等。所以张小凡既不会知道我对她忽视我顾影自怜心理的不满，也不会知道我几乎每晚都会把她的枕头弄脏的事实了，反正她回来得晚，枕头早就干了。

这就是我一开始刚住到张小凡她家的情况，后来就不是那样了，因为我

这 个 春 天

0123456789 | 0123456789 | 0123456789

睡不着了。我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她的床底下有一只箱子，暗红色的，上了锁，那是我有一次不小心把拖鞋踢到了床底下，跪在地上掀开粉红色的床单扒拉时发现的。打小我就对箱子、橱柜、上了锁的抽屉感兴趣，总要想尽办法打开看看里面装了什么。举个例子，我妈妈有个小铁皮箱，里面有几张发了黄的照片，照片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爷爷挥着手一脸的慈祥。这我可不感兴趣，我就继续往下翻，看到了几个红本本，本本里还有一张妈妈的黑白小照片。照片里的妈妈很年轻，梳着两只小麻花辫，坐在长椅上看着书，很专注的样子。有长椅，有黑乎乎的草地，应该是在一个公园里拍的吧。这个公园叫什么呢，现在还有吗？我很想问问妈妈，但是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动过她东西了，所以一直憋在肚子里，到现在也没发出个芽来。我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点，我这个习惯是由来已久的，并不是因为张小凡才这样的，这样一想，我心里就舒坦了许多。我找了根铅丝，拗几拗，对准锁眼捅了几下，锁就开了。箱盖子上一层浮灰，我手一碰，就印上了几个手指头印。打开，里面塞得满满的。

现在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给你一个小箱子，你会在里面放些什么？在我这个年龄，我会放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丢又舍不得，平常又不会想到去用的东西，可能会是一个特别别致、已经用光了的香水瓶，一些式样老旧却还坏不掉的小首饰，诸如此类。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瞎猜测，我就是抱着这样猜猜看的心情开始翻这只小箱子的。

最上面是许多封信，信封都很别致，几乎没有重复的，一个个张了口，好像还有说不完的话。我小心地拿开这些信，底下是些照片，彩色的。拿开这些后，箱子就空出一大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七零八落的小玩意儿了，有还剩一点点黄色液体的小香水瓶子，有一张大大的X光片，有一

这 个 春 天

0123456789 0123456789 0123456789

颗图章，还有两把黑色的小辫子，它们被两根黑皮筋扎得紧紧得，看得出来是被齐刀剪了的。这是张小凡的吗？

如果你突然得了很多好东西，你会怎么做？我会把它们很小心地藏起来，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总之我是舍不得一下子就享受掉的。小时候吃饭总是爸爸妈妈嫌菜给我，铺在白白的米饭上，看着都香，可是我舍不得吃。我会把它们扒拉到一边，在白饭里挖个洞，把这些菜埋进去，然后上面盖上厚厚的米饭。我小心地吃，注意不要輕易碰到这个藏满宝贝的洞。那时候我每次都想象自己是只小白兔，有满满一洞过冬的粮食。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总是这样想象。我最初的想象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现在我面对一箱子有关张小凡的宝贝，心里自然是兴奋得不得了，所以我没有马上动手去看，我拼命按捺住自己的好奇，轻轻关上箱子，把它推回床下的老地方，然后一头扑到张小凡的枕头上，想想就忍不住笑。那天晚上张小凡很早就回来了，大概是十点多钟的样子吧，她一进门就喊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对自己工作的抱怨：“我今天晚上不想再检查了，看来看去都差不多，都不是我想要的。算了，我们看片子吧。”

那个晚上我们过得很快乐，我们一起看了一张旧片，《一树梨花压海棠》。片子里的女孩真算得上是个小尤物了，我便忍不住叹气，我一觉得幸福就叹气。张小凡开始脱衣服，也许是看了片子的关系，她表现得很大胆，“哗”一声就把紧身的黑色上衣卷过胸，衣服上的金线窸窣窸窣闪成一道道弯弯曲曲的小溪。张小凡的皮肤很白，在晕晕的光里散着柔和的光泽，我就忍不住亲了她一下，她哈哈大笑。

那个晚上我们真的是很快乐。我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依偎在我的怀里了，我不断地低下头吻她，她的脸小小的，在一堆如云黑发里，更是玲珑可爱。她的乳房、她的腰肢、她的大腿……我们赤裸了。我的

这 个 春 天

0123456789 | 0123456789 | 0123456789

手指很大胆地伸进那个黑洞，洞很深，我的手指很短，短到无法渡到彼岸。我的内裤一片精湿。整个过程持续了多久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拼尽了力气要更深地进入。我的手指带我回家了。

张小凡叫起来的声音很好听，沙沙的，有一声没一声，整个过程里她始终闭着眼睛，很享受的样子。我扶她去洗澡的时候她懒懒地靠着我走，蜷进浴缸里的时候她抬起眼看我，茸茸的睫毛下眼神迷迷蒙蒙，“你也不是的，不是的。”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我听得清清楚楚。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什么呢？

我是从第二天晚上张小凡踢踢踏踏出了家门不久后才再开始看那只小箱子的。我先看的是那些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子很明显就是张小凡，她的外形并没有很大变化。最上面的那张照片是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八日，她穿了条红格子背带裙，站在毛爷爷的像前很灿烂地笑，一口小白牙几乎全在外面了。毛爷爷一只手背着，另一只手往前指。顺着他老人家手指的方向，阳光照出一溜金光大道。

接下来的好几张照片里，张小凡或左顾，或右盼，或低头不语，或坚定地往前看，总之都是春色满面，喜气洋洋。在我草草翻过五六张后，我瞪大了眼睛。这是一张拍摄于一九九八年三月的照片，张小凡没有扎起她的小辫子，她的长发堆在肩上，脖子里扎了根小丝巾，头微微地靠在旁边的男孩肩上，非常妩媚地望着镜头。男孩半长不长的发，刚齐下巴，下巴上还有几根没剃干净的小胡子，敞着格子衬衫，露出里面白色的T恤，双手在胸口抱着，微微斜着头。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迅速地翻下去，结果发现这张是这些照片里唯一一张合影。他们坐在小铁桥上，桥下有流水，也有粉红的落花。这张照片定下的时间里，它们都还在着。“咔嚓”一声过去后，水仍在往前流，把那些粉红的落花带到了什么地方呢？什么时候它们的粉红开始褪去呢？张小凡和男孩站了起来，